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二回 配大名竇公款洽 遊行院韓妓殷勤

詞曰：恩讎配他鄉，斜倚征鞍心折。花謝水流無歇，幸有章臺接。可人何必贅清吟，祇要情相合。萍蹤遇此緣，回首天涯欲別。

右調《好事近》

話說巡城兵馬司聞了匡胤戲騎泥馬之事，一時不敢隱瞞，遂即連夜修成本章。至次日清晨，隱帝設坐早朝，但見：

畫鼓聲連玉磬，金鐘款撞幽喧。靜鞭三下報金鑿，文武一齊上殿。個個揚塵舞蹈，君王免禮傳宣。從來上古到如今，每日清晨朝典。

文武既集，有當駕官傳宣喝道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道言未了，祇見左班中閃出一官，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萬歲，臣御史周凱有事瀆奏。」隱帝道：「卿有何事，可即奏來。」周凱道：「臣有本章，上達天聽。」遂將本呈上。當殿官接本，展開龍案之上。隱帝舉目觀看，上寫道：

臣聞聖人不語怪，國家有常經，語怪，則民志易淆，經正，則民心不亂。一其章程，嚴其典則，非矯制也，蓋所以檢束乎民心，而安定夫民志者也。伏見都指揮趙弘殷之子趙匡胤，年已及壯，習尚未端，昨於通衢道上，有戲騎泥馬一事，臣竊謂事雖弄假，勢必成真，況乎一人倡亂，眾其和之，積而久焉，其禍曷可勝言，將見安者不安，而定者無定矣，臣職守司城，分專巡視，睹此怪異不經之事，理合奏明。伏惟陛下乾綱獨斷，握法公行，勘決怪亂之一人，以警後來之妄舉。則庶乎民志得安，民心克定，而一道同風之盛，復見於今矣。臣不勝激切上奏。

隱帝看罷，便問兩班文武道：「據周凱所奏，趙弘殷之子趙匡胤戲騎泥馬，惑亂人心，卿等公議，該問何罪？」眾臣奏道：「臣等愚昧，不敢定奪，但以妖言惑眾而論，依律該問典刑。伏惟陛下聖裁。」隱帝聽奏，想了一回道：「論例雖該典刑，姑念功臣之子，有重擬輕，祇問以不合一時行戲，致犯王章，該發大名府充軍三年。趙弘殷治家不嚴，罰俸一載。欽此準行。」弘殷聽了此言，大驚不迭，隨即請罪謝恩。

當時朝罷回家，獨坐廳上，怒氣無伸，猶如青天裏降下霹靂一般，十分暴怒，道：「氣殺吾也！快把香孩兒拿來。」回身走至夫人房中，罵道：「都是你這老不賢，養這禍根，終日縱他性子，任他東闖西走，惹禍招非，如今弄出事來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為著何事，這等大怒，嗔怪妾身？」趙弘殷便把這事情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似這樣的畜生，玷辱門風，要他何用？快叫這畜生出來，待我一頓板子打死了，免得日後再累我費氣。」夫人聽罷，雙目淚流，上前相勸。弘殷道：「你也不必煩惱，這都是畜生自作自受，該處折磨。如今我也不管，任他歷些艱難，吃些苦楚，祇算是磨磨性子，也是好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但孩兒從小嬌養慣的，那裏受得這般苦楚，相公若不區處，叫妾身怎的放心得下？」說罷，又是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那趙弘殷聽了，不覺情關天性，勢迫恩勤，睹此光景，未免動了不忍之心，長嘆一聲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也別無區處，但你既是放心不下，那大名府的總兵，是我年姪，待我與他一封書，叫他在那裏照管一二，庶幾無事。祇是好了這畜生，不知甘苦。」

那夫人聽了此言，方纔住哭，遂叫安童把大爺請出來。安童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匡胤已至廳上，見禮了父母，侍立在旁。趙弘殷道：「你這不成器的畜生，幹得好事！」匡胤道：「孩兒不曾幹甚麼事。」弘殷喝道：「你還要嘴強，你在城隍廟，騎得好泥馬，放得好響頭！如今被巡城御史面奏朝廷，將你問斬，幸虧聖上寬宥，赦了死罪，祇發配大名府充軍三年。又累我罰俸一載。你這畜生，闖出這樣禍來，還說不曾幹麼？」匡胤聽了此言，祇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煙騰，叫聲：「無道昏君！我又不謀反叛逆，又不作歹為非，怎麼把我充軍起來，我斷斷不去，怕他怎的！」弘殷喝住道：「畜生！還要口硬，這是法度當然，誰敢違拗，你豈不知王子犯法，與民同罪，你自己犯了法，怎麼罵起聖上來。況且朝廷赦重擬輕，乃是十分的恩典，死中得活，法外施仁。你還不知感激，反在此狂悖麼，快些收拾起行，不許擔擱，那大名府的總兵，是我年姪，你去自然照顧你的。」

正說之間，家將進來稟道：「有本府起了批文，發撥兩名長解，已在外廳，伺候公子起行，老爺作速發付。」弘殷遂命收拾起身。登時修下了書札，把行李包裹停當，差了兩個管家，跟隨服侍。匡胤無可奈何，祇得上前拜辭了父母並兄弟，又別了妻子。那老夫人分付道：「我兒，你此去路上，凡事要小心謹慎，不可如在家一般，由著自己性子，須要斂跡，方使我在家安心無慮。」匡胤道：「母親不必憂心。孩兒因一時戲耍，造此事端，致累二親驚恐，不肖之罪，萬分莫贖，又蒙母親分付，孩兒安敢不依。」說罷，彼此俱各下淚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悲苦事，無過死別與生離。

當下匡胤別了父母，帶了二名管家，含淚出門，和著解差上路，五口兒一齊行走。正出城來，遠遠的望見張光遠羅彥威二人，在那裏伺候。匡胤走近前去，見了禮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在此何幹？」張光遠道：「聞得大哥遭此恩讎，小弟不勝抱歉！因思此事原係俺弟兄三人同做，弄出事來，單教大哥一人前去受苦。小弟等無法可施，祇得薄治一小東，借前面酒店內餞行三杯，以壯行色。」匡胤道：「這是愚兄的月令低微，與二位賢弟何干？既蒙過費，當得領情。」遂即同至酒店中來。管家在外等候，單和解差，一共五口兒坐下。酒保拿上酒來，復又排齊了幾品肴饌，彼此觥籌交錯了一會。光遠開言說道：「小弟有一言奉告，今日兄長不幸，遭配大名。第一切須戒性，那裏不比得汴梁，有人接應，須當萬般收斂，少要生非為囑。」匡胤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怎麼這般膽怯，男兒志在四方，那裏分得彼此，我此去，無事則休，倘若有人犯我，管教他一家兒頭腦都痛，方顯得大丈夫的行蹤，不似那怕事的懦夫俗子，守株待兔。」說罷，就要拜別。張羅二人不好相留，祇得把匡胤等三人送出酒店，道：「大哥前途保重！」匡胤道：「不必二位囑咐。」兩邊竟拱手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茅舍談心共訴衷，臨歧分袂各西東。

知君此去行藏事，盡在殷勤數語中。

不說張羅二人歸家。單說匡胤出了酒店，帶了管家和著解差，五人望天雄大道而來。一路上免不得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行走之間，不覺早到了大名府，尋下客店安歇。至次日清晨，匡胤先差兩個管家，到那帥府投書。原來那威鎮大名府的總兵官，姓竇名溶，乃是趙弘殷的年姪。他這日正在私衙閑坐，忽接著趙府的家書，拆開看了一遍，心下躊躇道：「我聞得趙匡胤平生好生禍事，今日犯了罪，充軍到我這裏，怎的待他方好。論起充軍規例，必須使他賤役，庶於國法無虧，若論年家情誼，又屬不雅，這便怎處？」思想了一回，忽然道：「也罷，我如今祇得要薄於國法，厚於私情，必須以禮貌相接，豈可泛同常例而行，既於國法盡其虛名，又於年伯託望之情，完其實效，此一舉兩全之美也，有何不可？」主意已定，即便寫了一個請帖，差人同著管家，往下處去通了致意，把匡胤請到府中。兩下各見了禮，略敘了幾句寒溫，竇溶即命排設筵席，款待接風。遂又揀了一所清靜的公館，與匡胤住下。仍令帶來的兩個管家，隨居服侍。復又撥了四名兵丁，輪流伺候。竇溶分置已畢。然後，至次日清晨，批回文書，打發差人回汴梁去訖。這正是：

本為充配，反作親臨。

竇公行義，祇體尺音。

匡胤住下公館，甚自相稱。每日供給，俱在帥府支應。又承那竇溶款待豐美，或時小酌，或日開宴，極其恭敬，比那曹操待關公的時節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馬一錠金，下馬一錠銀，美女服侍，高爵榮身，其敬愛之情，也不過如是。倒把那個欽定的配軍，竟儼然做了親臨上司的一般無二。匡胤心中也覺十分感激。自此以後，寂然無事。

過了些時，正值隆冬天氣，匡胤心悶無聊，叫過兵丁問道：「你們這裏，有甚麼的好去處，可以遊玩得麼？」那兵丁道：「我們這裏勝地雖多，到了此時，便覺一無趣致。惟前面有個行院，內有一個婦人，姓韓名素梅，生得窈窕超群，丰韻異常。他身雖落在煙塵，性格與眾不同，憑你公子王孫不肯輕見。他素來立志，若遇英雄豪傑求見於他，纔肯相交結納。因此，鴛兒也無可奈何，祇得由他主意。我這裏大名府行院中，也算得他是個有識有守的妓女了。公子既然悶坐無聊，何不到那裏走走，或者得能相見，亦未可知。」匡胤聽言，大喜道：「既有這個所在，不免去會會何妨，你可引我前去。」就命管家看守書房，帶了兩個兵丁，步出門來，上了長街，穿過小巷，望前隨路而行。

看看已到了院子門首，早見立著那個鴛兒。兵丁上前說了就裏，鴛兒慌忙接進中堂，客位坐下，就有丫鬟獻茶。彼此談論了幾句，復著丫鬟報知素梅，說有東京趙公子，聞名相訪。那丫鬟去不多時，祇見內邊走出一個美人來。匡胤舉眼看時，真個好一位風流標緻的女子，輕盈窈窕的佳人。但見：

體態嬌柔，丰姿妖媚。不施脂粉，天然美貌花容。無假裝修，允矣輕楊弱柳。眉似遠山翠黛，眼如秋水凝波。半啟朱唇，皓齒誠堪羞白玉。時翹杏臉，金薇相襯激烏雲。櫻桃口竹韻絲音，玉手纖纖春筍。燕尾體鳳翩鴛佇，金蓮娜娜秋菱。正如月女降人間，好似天仙臨凡世。

匡胤看了一遍，心下暗暗稱贊。祇見那美人輕啟朱唇，款施鶯語，低聲說道：「適聞侍兒相報，貴客臨門。敢問果係仙鄉何處，上姓尊名，願乞明示。」匡胤笑容可掬，從容笑道：「俺乃東京汴梁城都指揮趙老爺的大公子，名叫匡胤，打飛拳的太歲，治好漢的都頭，就是在下。聞知美人芳名冠郡，賢德超凡，因此特來相訪，今蒙不拒，幸甚，幸甚！」素梅聞言，心中暗喜，即便倒身下拜道：「久聞公子英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得見尊顏，賤妾韓素梅三生之幸也！」匡胤慌忙扶起道：「美人何故行此重禮？」素梅起來，重新見禮，彼此坐下，各飲了香茗，即命擺酒對飲。兩下談心，俱各歡好。飲夠多時，撤席重談，素梅道：「今既光臨，若不嫌褻瀆，願屈一宿，以挹高風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匡胤道：「美人有意，我豈無情，既蒙雅愛，感佩不淺。」遂分付兩個兵丁道：「你等先回，我今晚在此盤桓一宵，明日早來伺候。」兵丁道：「公子在此過宿無妨，祇不要闖禍生非，怕總帥老爺得知，叫小的帶累受苦。」匡胤道：「俺是知道，你等放心回去，不必多言。」兵丁無奈，祇得回去。匡胤是夕遂與素梅曲盡歡娛，極其綢繆，真個說不盡萬種恩情，描不出千般美景，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素梅即叫丫鬟擺上酒來。兩人正待對飲，祇見丫鬟跑進房來，報道：「姑娘，不好了，那二爺又來了！」素梅聞言，祇嚇得面如土色，舉手無措。匡胤見此形景，心下疑惑，問道：「那個二爺是何等樣人，他來作何勾當，美人聽了便是這等害怕？」素梅道：「公子有所不知，這人姓韓名通，乃是這裏大名府的第一個惡棍，自恃力大無窮，精通拳棒，成群結黨，打遍大名府，並無敵手，因此人人聞名害怕，見影心寒，取他一個大名，叫做韓二虎，真正凶惡異常，橫行無比。就是我們行院中，若或稍慢了他，輕則打罵，重則破家。怎奈賤妾平素不輕見人，以此無奈我何。今日又來混賬，若見與公子同坐在此，彼必無狀，因此心中甚覺張惶。」匡胤聽了這番言語，心窩裏頓起無名，不覺大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氣殺吾也！怎麼的一個韓二狗，便裝點得這般利害，豈不知俺趙匡胤，是個打光棍的行手，憑你甚麼三頭六臂，伏虎降龍的手段，若遇了俺時，須叫他走了進來，爬了出去。美人你祇管放心，莫要害怕。」頃刻間，叫丫鬟把桌子搬去，又將那什物家伙，盡行收拾過了，單剩下兩張交椅，與著素梅並肩坐下。

祇聽得外面一片聲叫喊進來，道：「你們這些小賤婢，都躲往那裏去了，怎的一個也不來迎接我二爺。」素梅聽了，抖衣戰兢，立起身來，往內要走。匡胤一把扯住道：「美人不要怕他，有我在。」說話之間，祇見一個大漢走進房來，匡胤抬頭看時，果然好一條漢子，但見：

身長一丈，膀闊三停，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滿臉殺氣，舉步進房。

見了匡胤與素梅坐著，佯佯不睬，即時心中大怒，開言罵道：「小淫婦，你往常自恃姿容，多端做作，不肯接陪我二爺，祇道你守節到底，甘處空房，怎麼改變初心，與那野鳥廝纏，你就倚仗了孤老的勢力，不來迎接我麼？」素梅未及回言，早被匡胤大喝一聲道：「死囚！你家的祖宗老爺在此，如何這等大呼小叫？」韓通聽言，豎目皺眉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囚徒，這等可惡，可通個名來，待俺好動手。」匡胤笑道：「原來你也不知，俺若說出大名來，你莫要跑了去。我乃東京汴梁都指揮趙老爺的公子，趙匡胤便是。」韓通聽罷，便喝道：「趙匡胤，你口中乳臭未退，頭上胎髮猶存，有多大本領，敢來俺大名府中納命，不要走，吃我一拳。」說未了，早望匡胤劈面打來。祇因這一番爭鬥，有分教——開疆帝王，顯八面威風。興國臣僚，讓一籌銳氣。正是：

疆場未建山河策，妓院先展龍虎爭。

不知匡胤怎的招架，且看下回便知。